

在收藏中享受艺术和生活

收藏家 Andrew Ruff & Lingling Ruff 和他们的 166 空间

文+编辑 | 梁庆 图 | 黄怡

166 空间初印象

日暮时分，镇宁路和上海其他充满市井气息的弄堂小巷一样，逐渐落入安静的灯火夜色。在优雅的落日余晖中，一位气度翩然的女士轻轻打开房门，走到路对面那间带着微型小院的空间。透过绿色墙面的移门，我们可以看见里面若隐若现的一点点神秘，展示着稍稍超越了这条小路的艺术作品。男主人独自站在小院的一角，洁白的衬衫在逐渐暗淡的光线里越发显得格外明亮。这就是著名收藏家 Andrew Ruff 和 Lingling Ruff 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作为当年最早收藏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收藏家，Andrew Ruff 和 Lingling Ruff 夫妇已经持续关注并收藏了二十多年的当代艺术。如今，他们在自己家的对面开设了非营利性质的 166 空间。在他们看来，艺术只是自己生活的方式，而新空间则是家的延伸。



一山还有一山高 展览现场

出于偶然的时机，Ruff 夫妇租下了镇宁路 166 号这个面积不算太大的空间，这成为他们对外展示自己收藏的窗口。表面看来，他们的身份似乎从单纯的藏家转换为空间的创办人，然而对他们而言，开设 166 空间的意义，更多是展示自己欣赏的艺术作品。作为这个非营利艺术空间的第三次展览，Andrew Ruff 亲自扮演策展人的角色，他与吴承祖（Josef Ng）共同策划了艺术家倪有鱼和高伟刚的双个展，《一山还有一山高》，为观者展开了另一个思考现实的可能。

一山还有一山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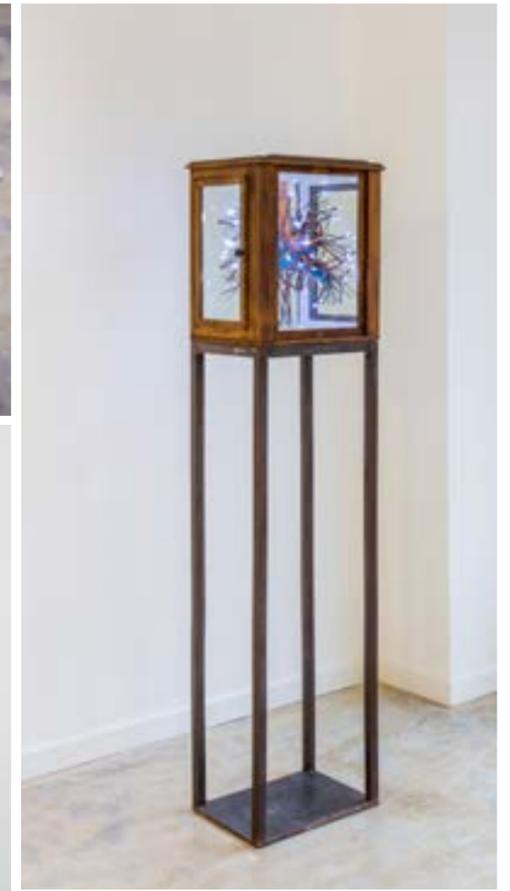
小乘佛教经书中提到，涅槃需经三劫。为理解经文中所说的“劫”，我们可以想象一座比所有喜马拉雅山峰加起来更高耸的山，再想象一位商人手持最精美柔软的丝绸每年轻拂于山一次，直到整座山被磨平之时便为一劫。在《一山还有一山高》中，高伟刚和倪有鱼假设了类似的时间轴——一个跃过我们生命继而毫不费力继续行进的节拍。

这次展览探讨了各种对立关系，例如神话和宗教、写实和幻想、动态和静止、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和解。展览中的作品形式各异，却又在彼此的特征和状态上具有共通之处，因而组成了一场极具活力的对

话。通过这些持续的交流，艺术家为观者提供了一种宛如置身狱中的洞察力，并能由此瞥见各种逃生路径。

纵观高伟刚的艺术生涯，他用到的材料和体量非常多变，也非常习惯于在三维和二维世界之间游走。然而他创作中的核心兴趣始终不变，就如本次展览中展出的作品一般，旨在呈现出一种磅礴大气的视觉效果。对于艺术家而言，作品实现了一种在感受与表现之间徘徊的可能，因为感受的形成往往基于观者的内心想法。

展览中，高伟刚提到了模仿的概念，可



“面对当今社会中花哨、急促、后资本主义的文化景象，我们不得不考虑它如何塑造我们——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的相互影响。”

被理解为对现实的仿造。他通过对从众性、写实自然以及对其身份的讨论，用时而正经、时而戏虐的手法模拟自然。为求跨越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门槛，艺术家制作了户外雕塑装置、心形蜡烛和一幅试图解剖观众熟悉的太空人像的壁画。

高伟刚绘画中的功能性和力量取决于观众，通过其中显而易见的细节营造出深远的氛围，如他最常添加到画布上的物理元素——岩石，与想象中的世界建立起微妙而明确的联系。例如《回声》和《挣脱者》系列以及绘画《耶路撒冷》，艺术家开始通过描绘为人熟知的地理位置提出对备受争议的地点和话题的思考，并在其中藏匿了人性与自然的痕迹。因此，即便其中大部分作品呈

现出极强的虚无表象，它们仍揭示了关乎地理的文化意义。

倪有鱼的创作范畴不仅将艺术的方方面面和关于拼贴的种种想法提升到劳动力与绘画艺术性之间崇高的理论体系，更是引起对自然系统，尤其是其中宇宙元素的关注，从而将主体和媒介的探索最大化，建立起一种能感知时空的自然关系。

宛如一位精通分类的收藏家，倪有鱼在自然界中发现了各式物件以及各种各样的工艺品，用这些日常物体重构出他自己的宇宙世界观。无论是原材料被扭曲成不同构造的旧式木制弹球机，还是通过对老照片的切割和有序拼贴而组成的序列印象，这些作品似乎在此过程中流露出自成一派的能量。艺术

家也在创作时重新审视了艺术史。倪氏在自然环境中创作了树木主题的金色水冲绘画，并在其中一些作品中以挪用的形式致敬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雷内·马格里特 (Rene Magritte)。如梦似幻的作品通过平面和深度间复杂而棘手的游戏提醒了人们认知上的不可靠。《浮木 2》所描绘的在心脏动脉系统旁的虚空中漂浮的皱纹圆木不仅仅是反映我们自身世界的镜子，或是通往其他星系的窗户，它本身便是一种介体结构的存在。这是一幅统一的画面，暗指我们在现代世界，甚至超越了自身所处星系的存活经历。

土地、海洋和天空是艺术家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展览中没有规定的路线，装置化身场地特定的墙面，绘画有着在类型和

节奏上的相异与相似，作品包含着它们各自的错位与伪装，观看体验由参照物所激发的联想层层叠加，累积成一本关于文化物质性、身份性和经验性的词典，共同绘制出生动的景观。面对当今社会中花哨、急促、后资本主义的文化景象，我们不得不考虑它如何塑造我们——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的相互影响。尽管同样的问题反复被提出，本展览却开启着感知，正如其丰富内容所清晰呈现的那样，直接带观者走进一个持续的当下。

1	2	4
	3	

- 1、一山还有一山高 展览现场
- 2、高伟刚《无题》汉白玉、镜子，150cm×85cm×30cm,2018
- 3、高伟刚《你》蜡，2018
- 4、倪有鱼《E=mc²》综合材料，158cm×40cm×28cm,2016

鸣谢贝浩登画廊和藝術門画廊对本次展览的支持



收藏家 Andrew Ruff & Lingling Ruff

艺术是我们生活的客人

Andrew Ruff & Lingling Ruff 访谈

FA=Fortune Art AR=Andrew Ruff

关于收藏

FA: 请问你当初是如何进入当代艺术领域的收藏?

AR: 我从小是在纽约长大, 从十岁开始, 父亲就经常带我参观各种美术馆或博物馆, 比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惠特尼美术馆和弗里克博物馆。在那里我得到父亲的鼓励, 这让我得以建立自己对于当代艺术的认知, 同时也学会了判断的眼光, 并产生了艺术收藏的兴趣。

FA: 当年你收藏的第一件中国当代艺术作

品就是曾梵志的代表作《面具》。这些年来, 你如何判断自己想要收藏的艺术作品?

AR: 那时候我来上海出差, 与当时的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太太龄龄, 一起在复兴公园的 Park 97 餐厅吃饭。后来在通往洗手间的过道上, 我发现了上面挂满作品, 一经询问原来是旁边的香格纳画廊在借用餐厅的过道推广中国的艺术家。于是我就联系画廊, 买下了其中一幅曾梵志的作品。也就是从那时起, 我和太太就开始关注中国的当代艺术了。目前我们虽然居住在上海, 但是我们的视线并不只是局限在上海的艺术家。我们也会关注

欧美的艺术家, 只是由于我们目前居住在中国, 没有办法去他们的工作室。在收藏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与艺术家见面、聊天, 需要去他们的工作室。我们不是为了收藏而收藏, 而是希望买到真正好的作品, 而且希望能够和艺术家建立长期的联系。

FA: 你们目前主要通过什么途径来收藏艺术作品?

AR: 我们一定会经过画廊来购买作品。画廊在艺术系统里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他们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为艺术家做展览、做推广, 所以作为藏家我们不应该破坏规则。

FA: 在收藏艺术作品的过程中, 你们两人通常怎么配合?

AR: 目前太太可是我的“财务经理”。我们俩虽然各自拥有不同的品味和眼光, 但是作为夫妻, 我们也有着很多默契。不过毕竟男女有别, 有时候我们也会在各自喜欢的风格上略有差异。但是对于好的作品, 我会坚持, 这时她就会站在我的角度重新思考, 进而支持我做出的决定。

FA: 目前为止, 有没有失败的收藏案例?

AR: 任何一个严肃的藏家面对这个问题都会说: 我没有后悔, 我唯一后悔的就是自己还没有收藏到的东西。

FA: 你们如何处理艺术收藏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AR: 我们把自己收藏的作品挂在家里不同的地方, 我们需要与它们对话和交流, 需要它们参与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把美丽的东西放在家里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我们不喜欢把收藏来的作品存放在仓库里, 这对那些艺术品来说是件让人遗憾的事。我们希望它们被买回来之后, 能够继续被展示、被欣赏, 这也是我们创办 166 空间的原因之一。在家里, 艺术是我们的客人, 可是当我们来到自己开辟的这个空间, 我们就成了艺术的客人。

关于 166 空间

FA: 现在你们有了自己独立的艺术空间, 在身份上从一个单纯的藏家转换为空间主理人, 有没有感觉到某种转变所带来的反差?

AR: 这期间并没有什么反差。我们创办 166 空间, 只是把自己的家扩大了而已。之前收藏的作品, 没有办法全部挂在家里, 所以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更大一点的空间来展示它们。因为我们只是展示和推广自己看中的作品, 所以不参与任何商业的运营, 即便是在空间里的展览, 我们也要藏家直接去和艺术家合作的画廊去谈。另外, 我也不喜欢那种过于生涩的展览, 166 空间也不只是为了专业的策展人和收藏家开设。相反, 这个空间开在镇宁路的居民区, 正是希望人们能从马路上走进空间来。

FA: 有没有想过 166 空间与上海这座城市的更深层关系?

AR: 我们目前除了思考后续的展览计划之外, 并没有想太多其他方面的事情, 毕竟连我们租到目前这个空间也全靠一点运气。因为是非营利性性质, 所以也没有必要用商业的思路去规划它。作为藏家, 我们一面在享受艺术和收藏, 一面也面临着各种不稳定,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未来这个空间会怎样, 在变化非常迅速的上海, 一切都充满了各种说不清的未知。

FA: 作为资深的藏家、艺术赞助人和空间创办者, 你们有没有一些可以和新藏家分享的建议或心得?

AR: 过去的二十年, 我们没有卖过自己收藏的作品, 可以说我和太太完全在享受着收藏的过程和乐趣, 不会考虑把它们出售。当然, 并不是每个收藏艺术的人都抱有和我们一样的心态和目的。平时身边也有人会问我, 我觉得哪个艺术家的作品比较好, 但是我完全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收藏是自我的判断, 是很个人的事情。也许我唯一能说的是“这件作品还不错”, 但我不能告诉对方“你

需要收藏这件作品”。对于年轻或新藏家来说, 最好的提升方法就是多看多学习, 多去美术馆或博物馆, 这样慢慢地就会了解好作品的气质和感觉, 也就能逐渐学会判断。

关于上海

FA: 上海作为中国目前的艺术中心之一, 有没有让你们感觉到与以往的反差?

AR: 上海变化太快了。记得在我们最早来上海时, 莫干山路那边还没有什么正式的画廊, 而后来则成为画廊的聚集区。这两年的焦点则成了西岸。对于我们藏家来说, 这些急剧的变化可能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另外, 上海的急速发展也催生了各种私人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建设, 不过和欧美那些私人博物馆相比, 上海、或者说中国的这些私立美术馆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比如 MOMA、古根海姆等等, 背后都有稳健的机制保障其有序运行下去, 可是在中国, 恰恰是各种不确定性带来了许多与众不同的魅力。

FA: 上海在你们眼中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

AR: 我是纽约人, 我们之前也住在香港很长时间。我们认为上海是和纽约、伦敦、巴黎一样的国际都市。在这里, 艺术、音乐、生活等等交融在一起, 各种节奏和我老家都很像, 所以我们非常喜欢上海的生活。和其他的城市相比, 这里不仅生活便利, 同时又充满着急速的变化, 而且也有来自不同背景和职业领域的丰富社交圈, 这也有别于我们之前生活过的香港。正因为上海的变化太快, 以至于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它。每天起床就会有很多未知, 这一点也比较像纽约, 是一个无比丰富、不会穷尽的国际都市。